

YIZHI BAOWEI
HUANGYAN DE YU

一只保卫谎言 的鱼

文卿 著

人来了，人又走了，
苏可像一条被甩上岸缺氧的鱼，
晕晕的，只觉得累，
只想躺着不动弹，什么都不管。

短篇
小说集

团结出版社



一只保卫谎言 的鱼

短篇
小说
集

文卿
著

团结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只保卫谎言的鱼 / 文卿著. —北京: 团结出版社,
2015.2

ISBN 978-7-5126-3452-7

I. ①一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
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31382 号

出 版: 团结出版社

(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: 100006)

电 话: (010) 65228880 65244790

网 址: www.tjpress.com

E-mail: 65244790@163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成都勤德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26-3452-7

定 价: 38.00 元

(版权所属, 盗版必究)

目录

CONTENTS

C contents

吃一个元旦夜的地瓜 / 1
为什么芒果不是红的 / 9
闭上眼就是天黑 / 17
最后的夏季 / 22
无尽隐秘 / 30
两个女人一台戏 / 42
真话 / 53
玫瑰漩涡 / 62
总机房的故事 / 75
想做面包的麦子们 / 82
天下本无事 / 93
一个人的蝴蝶 / 102
今夜只有我和你 / 111
谁是谁的赫拉 / 123
十三 / 140
庞玉 / 147



一只保卫谎言的鱼

——文卿短篇小说集

小荷欲露尖尖角 / 160

一只保卫谎言的鱼 / 169

小城故事 / 187

我们的累 / 197

谁是清白的 / 209

日偏食 / 220

多米诺邮票 / 234

吃一个元旦夜的地瓜

她从那扇豪华的门里出来是晚上9点了。

自行车胎破了，来的时候她就觉得不对劲，轮胎不饱满，没有反弹感，不得劲。一定是压到什么细细的图钉或碎玻璃或有尖利棱角的小石子，轮子里的空气分批分次一点点逃逸。这种刺破让人没有警惕。就像她的双手，那种粗糙那些老茧不是一天造成的，是一次一次跟水跟洗洁精跟铁丝球亲密摩挲慢慢形成的。

她牵着车子，走着，想着附近有没有修理自行车的店。好像没有，这一带是市区最繁荣的地带，都是商场酒店，一些便利店小小窄窄的，夹在其中，随时要被吞没的样。她诧异地发现街上还很热闹。竟然还有很小的孩子跟着大人逛着，买氢气球，气球花花绿绿，各种卡通造型。她突然想到今天是元旦，一年的开始。一年的开始她牵着一辆旧自行车行走在城市的喧嚣地带，热闹是别人的。

天气很冷，她的车把上绑个两个手套，那是丈夫绑的，牢牢的，帮她的手挡风的，风扁扁地从缝隙挤进来，皮肤还是冰冰的，但还是有作用的。至少心上有个暖意。丈夫的话不多，年轻时就不懂得浪漫，碰到天冷也不会想到把她的手握在手心，呵上几口热气，像电视上的情人一样。他只会第二天买个热水袋给你，说这个实在。实在就无趣，但当初就是看中他的实在。优缺点都是可以转换的，这种不灵活的实在在职业生涯里碰了一鼻子灰。

一对小情人相拥着嬉笑而过，女的像没脊梁骨，得男的撑住她



才能走，如果脚印看得见，他们的脚印歪歪扭扭，忽左忽右，刚才就碰到了她，幸好她稳住了车头，没连人带车倒下。小情人没有道歉，她撇撇嘴，算了，看在年轻的分上，原谅他们，自己也曾年轻过呀。不过当初他们是不敢这样走路的。他们手牵手，一起下班，如果她突然亲他一下，他倒慌得四处张望，她喜欢看惊慌失措却又忍不住紧紧攥着她的手。他们在一家大酒店认识的，一个是总机班的，一个是保安，都是初中毕业的，都是很满意自己工作的，酒店最红火的时候也是他们热恋的时候，热恋蒙蔽了他们的眼和耳，他们以为酒店的事业与他们的爱情一样会天长地久。酒店的繁荣像流星一样耀眼而短暂，开始不招人了，开始开除员工了，但他们都不以为然，因为他们是优秀员工，酒店因为这些优秀员工也真支撑了一阵子，期望再度辉煌，但残酷的市场终于淘汰了它，最后还是不行了，转给一家夜总会了。大家对夜总会是敏感的，他们更是感觉必须划清界限，当时他们刚结婚一年，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，正是觉得只要两人齐心，日子会越过越好的时候，所以他们都辞职了。

窗外的星星看累了，他们躺到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那盏吸顶灯。这是结婚时他们一起挑的，他喜欢边上有叶片的那种，她喜欢有小猴子图案的，理由是以后会有孩子，而孩子一定会喜欢这样的灯。后来就依了她。猴子调皮百变，上天入地，无所不能，他们却束手无策，投出去的简历没有回音，要创业又没目标没本钱，银行的存款一直在做减法。他们躺了很久。他说老婆，会好的，你说呢。她表示赞同。然后他们贴在一起，用年轻的身体给生活一个坚定的答复。接下来的日子像下坡时刹不住的车，一路不停，什么工作都试过，女儿也来了，从粉嘟嘟的婴儿到少女。现在的工作分别是他们做得最久的。他在停车场看车子。她做家政。

夜空的星星很小，要仔细找才能看到。她突然想起十多年前的那个场景，那日的夜空也是这样的。记忆这个东西很奇怪，有时很遥远很模糊，有时又清晰得像掌心里的纹路。她慢慢走着，为了一

个意外而难得的夜晚，像亏了又像赚了。这些年，她似乎一直匆匆行走。车头有点重，车篮子里是一桶花生油，品牌的，5升。这是那豪门里的女主人在储藏室里发现的，属漏网之鱼，幸好还没过期，女主人送给她了。她没了以前的那种受宠若惊或过意不去，但她不能表现出来。她照例推辞了一下，女主人坚持要送给她，她就收下了。

女主人家原本有许多桶，一天突然提了几桶要送给她。她被这意外的礼物唬了一下，女主人说太多了，怕吃不完坏了，浪费了。都是大大桶的，一桶都要七八十块的，她忐忑不安，但感觉女主人是真的想送给她的，她便千谢万谢地收下了。那天她一家高兴了一阵，女儿说妈，肯定是你的工作得到了认可。她爱死女儿了，懂事的女儿从没觉得她妈给人家打扫房子是丢人的活。她更是认真的打扫那家的卫生。这种高兴没持续多久。那家也有个女孩子，大大咧咧的，整天嘴里不停地哼歌，化妆品一大堆，有的还是英文说明，都搞不清这瓶抹什么那瓶抹什么，衣柜里挂满衣服却总叫没衣服穿。有一天她在帮她整理房间，听见女孩子在外面嚷这是什么油炒的呀，是不是转基因……她的话没说完就息声了，感觉是半路被人拦截了。她收拾桌子的时候，女孩子拿了几件衣服，亲亲热热地说阿姨，我最近又胖了，这两件衣服给妹妹穿吧，你一定不要嫌弃，不然我也是丢了的，你帮我处理了，我谢谢你。

回家后，她问女儿什么是转基因。女儿笑话她不读书不看报不看电视的，转基因不好，吃了容易得病，像大豆呀玉米呀，有的就是转基因的，人家都要吃非转基因的。女儿在试她拿回来的衣服，丈夫在查线路和修一台老风扇。那风扇会跑电，不小心碰了像被针扎到。她在厨房仔细地看了油桶上的商标，花花绿绿的，字也小，但她眯着眼睛耐心地一行一行看过去，看到一些“转基因大豆”等字样。

她流了半天泪，却什么也不说。女儿悄悄问爸爸：妈是不是更



年期呀。丈夫问她哪里不舒服？她摇头。丈夫难得幽默了一下说难道是让我的风扇电到了？女儿说这个笑话真冷。

她流完泪心情也好些了。她对自己说那家人心眼都不坏的，平时也很尊重她，从不乱使唤，不然她也不会做那么久。可人比人得气死，货比货得丢呀。她叹了口气。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太多，避了这个避不了那个，各种信息满天飞，谁知道真假对错。一切都是隐患，不是砒霜，吃了立马反应死人的，所以大家麻木了，得过且过。没能力选择，只好随波逐流，爱信不信吧，多数人还是这么吃。吃坏吃死毕竟少数，只要不降临到自己头上。

晚饭还是用那油炒菜，女儿说妈，今天这空心菜炒得有水平，香。丈夫夹了些肉到她碗里，她又夹到女儿碗里。

家里的油还没吃完呢，又来一桶。她想这桶先吃，免得过期了。突然前面飘来一阵烤地瓜的香味，甜蜜而温暖，嗅觉受到挑逗，胃紧缩了一下。大铁桶上几个刚出炉的地瓜，金黄，微焦，在路灯下静静地，似在召唤似在等待。一对情人买了一块，合着吃，你一口我一口，小小的亲热一下，有的人则用眼神瞄了一下，紧紧脖子上的围巾，匆匆地走进寒冷的昏暗里。地瓜带给人的嗅觉暖意诱惑着她走过去。

她犹豫了一下买了两块，多要了一个袋子紧紧扎起来。虽然买了再说无意义，但她还是说了句这么贵。对方说现在什么不贵？

是呀，什么都在涨价。一把青菜要三、四块。一条毛巾要八、九块。一根排骨要十五块。昨天女儿说想换个手机。女儿犹犹豫豫地说，眼神躲躲闪闪，好像做了什么错事。她第一个反应是不高兴，有得用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换？她庆幸当时自己冷静，数到十后才开口，并在期间用眼神制止了丈夫的有所作为，他正喝水，水杯放桌子的动静大了点。女儿落下眼帘咬咬唇。她答应了下个月为女儿买个新手机。女儿很意外，很兴奋，说不买贵的，只买对的。她狠狠地抱了妈妈一下。孩子一整天都兴致高涨，连蹦带跳地走路。她心

里一阵酸楚。其实女儿的手机早就该换了，机型是最老的，上面的数字也被磨掉了，除了接听和收发短讯外，没有其它什么时尚的功能，就是接听也是不很清楚，经常有杂音，信号也不好，她一接电话就像在跟对方吵架，因为小声对方听不到。十五六岁的少女是最爱美最要面子的，她的同学不乏经常换手机或打扮得花枝招展的。

再过两百多米，就算是旧城区了，就要进入小巷了。这估计是本城最后一条小巷，很长，石板铺的，拐来拐去，两旁还保留着一些旧样式的民居，有点历史，但不够悠久，可有可无，政府拆的风声一直没断过。人有无远虑必有近忧，她发现自己只能有远虑，比如将来这儿要是拆了，自己的家会是什么样的，还有希望女儿考个好学校，丈夫的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，远的虑都可以憧憬，近的忧都是明摆着的，要解决的。比如这个车轮。这里更没有打气的地方，只好明天再说了，连打气都涨价了，以前两轮一毛钱，后来一轮一毛钱，现在两轮要五毛钱。补个胎当然更贵，你还不能多说什么，一说，对方都振振有词，“现在什么不涨价”。于是她也想涨报酬了，有两家挺好的，主动给她加了五十块。还有一家是她犹豫了很久，鼓起勇气，刚开个头，对方就领会了，马上说唉呀，你不说我们也正想多给一些的，这年头都不容易。她觉得别人就是比自己聪明，脑子和话都转得那么快，她还酝酿了很久，怎么说才得体，才能进可攻退可守，准备的话都落空了。其实她付出的劳动值那么些报酬的，再多给五十都是值的。这么一想，她坦然了，虽然脸上因为说不清的情绪而引起的那抹红还未褪去，她已经用力地在清除一片油渍。

走了那么远的路，她的腿有点酸了。幸好也快到家了，路灯有一盏没一盏，明一段暗一段。这个小巷出过事，人摔倒是小事，还有歹人打过劫。夜不静，远处可以传来一些烟火生活的动静，有打麻将的有推杯换盏的，可是别处的热闹反倒衬出这里可怕的静。她听到除了自己的车轮滚动的声和脚步声，还有另一个脚步声，来自



身后。她的心提起来，光线有些暗，她也不敢回头，好像一回头，就会有张脸会贴在面前，像电影里的恐怖镜头。她脚下快起来，后面的脚步声也快了起来，这样就能肯定是跟着她了，这下她吓坏了，马上想到自己身上有多少钱，钱包里有五十多块，加上这桶油，就算一百多块吧。她走得更快了，后面的脚步声也跟着快。她恨不能飞起来，后面传来“喂喂”。好像是丈夫的声音，她刹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果然是丈夫。

他有些喘，说你跑什么呀。她嗔怪，你说说我跑什么呀，黑灯瞎火的有人跟着我不得跑呀。丈夫说要跟也跟有钱或年轻的呀。她一想也对，笑说暗暗的，人家哪知道我又穷又老又丑呀。丈夫也笑了，牵过她的车子，并肩走。他没下文，她又不高兴，她说，我说我又穷又老又丑你怎么不吭一声呀。丈夫腾出一只手，握着她的手以示回答，男人的手掌又大又暖和。一到有路灯的地方，丈夫就放开了。她问女儿回家了没。女儿去学画画，是动漫的那种，她和丈夫觉得学那个没有用，看不到前景，可是女儿喜欢，闹腾了几天，他们后来也咬咬牙让她去学了，还真别说，有兴趣学什么都快都好，画得有模有样的。她对女儿说我们也算没有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，也尊重你的选择，以后我们也不落你埋怨。女儿说看着吧，以后漫画史上一定有你女儿一席之地。她拍拍女儿的头说不敢想，功课别拉下，不然别画了。女儿说你弄乱人家的发型了，我梳了半天的呢。

丈夫说早回了，看你还没回来，手机又关机，她就叫我就出来迎一下，我都走出老远了。她说车子破胎了，手机没电了。你不自觉，还要女儿叫你出来找。她突然想起包里的地瓜，说你猜我买了什么？丈夫猜不出。她笑嘻嘻地从包里掏出袋子说你看还热着呢。丈夫还没看到就闻到了，他说咦，是地瓜？她说什么口气呀，地瓜怎么了？丈夫停下车，从怀里也掏出一个包，也捂着，那香气是一样样的，都是地瓜，她笑了说你怎么也买了？丈夫说买了两块，你

一块，孩子一块。她说我也买了两块，你一块，孩子一块。丈夫说你看你，不缺那一块。她说对，不缺那一块。又抱怨可太贵了，以前的地瓜哪里这么金贵，明天我们自己买来煮。丈夫说我们水煮不会像烤的这么香。她说可以用蒸的，又软又不上火。

元旦的夜晚，和丈夫一边散步，一边漫无边际地聊着家常。这样真好呀，她不记得有多久他们没有这么散步聊天了。她有意识地把脚步慢下来。慢慢的，平时他们都太赶了。丈夫沉默一会儿说我可能要多上夜班。这消息不好，因为丈夫腰椎间盘突出，不能干体力活，夜班是劳神的活。她说为什么会变成夜班？丈夫说老板的一个亲戚来了，他想上白班。她沉默了。丈夫说老板问了我的意见的。又补充说明上夜班有一点补贴。她知道象征性的征求意见等于通知。

补贴固然好，但身体更重要呀。可是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这个车场老板算不错的，丈夫刚去不久就丢了三辆摩托车，一天之内，是什么日子呀，是什么附了体遮了眼了，是他们家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了，就那么让人大摇大摆地牵走了。老板虽火冒三丈，处理得算冷静和通情达理，报警，先行赔偿，让他付百分之八十，每个月从薪水里扣两百，慢慢扣慢慢赔。

丈夫是个知道感恩的人，从此他更是珍惜和看重这个工作，尽职尽责的，很多人来了又走了，只有他做了下来。老板也确实对他不错，来检查收车款的时候都要塞给他烟呀茶呀，天南地北地聊，还放了台旧电视在那里让值班的人看。她听丈夫描述，心里也挺安慰的。有一次天冷她去给丈夫送毛衣。远远的，看见一个骑摩托车的人经过，丈夫把手伸出去，那人却把寄车卡像发暗器似的丢过去，没丢好，从桌上弹落，丈夫带着来不及消失的微笑低头看，没看到，又挪了椅子，四处找。这使她莫名生气和神伤。她快步赶过去，把丈夫拉开，帮他捡起卡，跟他说你不用去接，他们连车都懒得下的，你还跟他们笑什么。丈夫还是笑笑。



她在菜市场也经历过类似的尴尬。有一次她买了一块牛肉。牛肉涨价得厉害，她很久没买了，那天女儿考试，听说牛肉比猪肉有营养，她想就买一点吧。卖牛肉的把肉装进塑料袋里，也不扎，也不是用递的，往她面前随便一丢，她伸出去接的手落了空。她愤愤地想虽少，我也是用钱买的。她顿了一下，还是把牛肉拿过来。像丈夫最终要把寄车卡捡起来一样。

她安慰丈夫说这个工作挺烦人的，那个人不一定做得下去。那件军大衣记得带去，夜里会很冷。如果实在不行，我们再找别的工作。丈夫握她的手紧了紧，说没什么问题，晚上出入的人少，可以睡一下。走了一会儿，丈夫说我们买个电热毯吧。她说也好，车场里太冷。丈夫说不是，我夜班不回来睡，你会冷。一到冬天，她总是手脚冰冷，睡很久也暖和不起来，睡觉时总挨着他，紧紧的。她的眼睛闪了一下突来的泪光。她说不用，穿着厚袜子睡就不冷了，再不行，睡前泡泡脚。他们聊着说着就到家了。灯光橘黄，在黑夜显得暖和。女儿清脆的声音传来：你们怎么才回来？过元旦是吧，也不叫上我？……

四块地瓜，她吃了一块，丈夫吃了一块，女儿吃了两块，都说甜。

为什么芒果不是红的

—

像所有恋爱中的女孩子一样，我经常问他，爱我吗？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凑过来，在我的额头轻快地一啄，然后就去喝水看书等等。对这种圣洁的吻，我十分满意和满足，于是就忘了追问下去，以为答案就在不言中。他叫陈大浩，大学生，我们在一家沙县小吃店相识。很久以后，我怀疑自己是否恋爱过，因为我从未得到书面的甚至只是口头上的爱的承诺。

小吃店里有台十八寸的老电视机高高悬着，正在重播世界杯。二十二个大男人为了一个足球而拼命，店主食客都仰头，情绪跌宕起伏，突如其来，无须任何铺垫和过渡。我要了面，店主十分不情愿地给我装了一碗，似乎我是来白吃的。吃完我坐了一会儿，店主一眼都不瞧我，我堂而皇之地出门都不会有人拦着，我没那样做，如果那么做了就不会认识陈大浩了。陈大浩抹了嘴，拿了钱递给店主，我也拿钱递给店主。店主满眼球滚来滚去，没接。陈大浩拿过我的钱连同他的将店主视线一挡，大声嚷喂。店主吓了一跳，不满地拉开抽屉，示意陈大浩把钱扔下。我和陈大浩，当然当时还不知道他叫陈大浩，我们出了门，笑了。笑有亲和力，可沟通，能拉近距离。认识陈大浩我是十分高兴的，现在不是提倡诚信经营，诚信纳



税，诚信做任何事，包括做人。我认为陈大浩就是个诚信的人，我最不喜欢贪小便宜的人了。陈大浩说不就几块钱吗，没什么可贪的。这话背后藏着极大的野心。当时我没有觉察出来。陈大浩有亮亮的眼睛，白白的牙齿，笑起来迷死人。迷死谁我不知道，反正迷死我。我虽然羞于盯住他不放，但我的整个神经中枢高度集中，扫描仪般精确，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。接下来得知他是大学生，我幸福得差点昏过去。有必要介绍一下我自己了，我出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，时代没给我留下精神或肉体的创伤，没有对饥饿恐慌的记忆，只是吃下的营养只够支撑我到一米五，长相和名字要让人见过至少三遍才记得住。但我耐看，这是以后陈大浩在肠里搜寻好几回捕捉到的词。他用心找这么个词恭维我，我很感动。其实他是安慰自己。可我哪能想那么多，特别是恋爱中的脑袋，比如他夹一块肥肥的红烧肉给你，你只会细细咀嚼他的爱意，并尽可能地咽下去，可实际上是他厌恶红烧肉的肥腻，或者还恶毒地希望你吃成大胖子。当然他对红烧肉表现了相当的热情，忍痛割爱的神情让你又对他多了几寸柔肠。在简单得近乎透明的脑子引导下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平铺直叙的，没能上大学是我心中永远的痛，对女大学生有种莫名的嫉妒，对男大学生有种莫名的爱慕。高中毕业后在一个乡村小学校代课至今。假若有幸活到 60 岁，几句话就可打发了我三分之一的人生。

我和陈大浩便有了话题。我教小学，他将来教中学，我有实践，他有理论，经常是理论有力地指导实践，实践小心地验证理论，当理论和实践相冲突时，实践便退后一丈，因为理论是有大学文凭的。我现实地描述教学生涯，陈大浩便感到绝望，他面前摆着一盘没有放配料的大锅菜，没有嚼头，没有胃口，仿佛一条大麻袋从头上扣下来，灭顶之灾。往往，他说那有什么意思。我说那有什么不好。他说外头风起云涌，瞬息万变。我说我挺喜欢小孩子，乡村的空气也好。他怪怪地看我（当时觉得那目光充满怜爱）说你真伟大。我

很高兴，这下遇到知音了。我也认为自己是本世纪少有的好女孩。陈大浩慧眼识珠，不容易呀，茫茫大海能碰上他，我也不容易呀，应该好好珍惜。

二

办公室挺闹腾的，有通知说明天义务献血。老师们就献血的利弊展开辩论。辩着辩着就离题了。猪肉里有瘦肉精，鱼都是喂避孕药，克隆婴儿就要出世，以色列自杀性爆炸事件，本来就惶惶不可终日，现在又要把身上的东西剥夺走，生似乎更为严峻，更没有保障。话题又转回来了，上课铃及时响了。有课的老师找着粉笔盒意犹未尽出去了，没课的批卷子，喝茶，聊天，上厕所。周老师边喝参茶边在纸上划几下，大师般思索片刻又划几笔，嘴里吧的一声，不知是参茶好滋味还是笔下生花。周老师钟爱参茶，一天忘了带人参片来泡，就蔫蔫的，仿佛他的精气神都蕴含在参片里。他愿意和我分享参茶，说明他对我也是钟爱的。我在报纸上发表了豆腐块大小的文章（第一次），周老师不知道是第一次，他大呼小叫，我认为叫的分贝还不够，但还是很感激他。周老师意识到我这种人能发表文章，他也一定能，我这种人能写出文章，他也一定能。周老师一直深感怀才不遇，在临退休时发现这种实现人生价值的捷径，他意气风发，对我也格外亲热。他的作品老是有去无回，他纳闷地问我怎么回事。我十分惭愧地回答不知道。好像是我扣住了他的稿件。周老师对我和写作热情渐渐冷却，后来他听说我父亲是一家报社的编辑时，他认定我能发表文章是走后门的，他希望我下次走后门时顺带捎上他的一篇文章。我只好求助于父亲。父亲大刀阔斧，嚓嚓几下，把周老师两千字的文章削成七百字，小竹笋地立在报纸角落。即便这样，周老师的脸还是拉了老长，比口香糖有韧性。以后，他还是笔耕不辍，但很少搭理我，很有一种要单枪匹马杀出一条血路



的决心。我终于不用跟他客套有关参茶的话题，但又有些失落。我深刻地觉得与人交往是门和大海一样深奥的学问，这个“人”特指成人。我这条小鱼怎么可能洞察大海的所有秘密。与孩子打交道就容易得多。班上有个留级生叫大聪，长相、性情、学习成绩不上不下，没有反骨之相呀。我很奇怪，这样的学生为什么会留级。被淹没了头角的大聪在班上一个捣蛋鬼退学后露出了他的峥嵘，转变又快又突然，来势汹汹。在我纳闷期间，大聪几乎成了班上调皮学生的偶像，他可以领着一批手下跟老师对着干。后来回想起来，这个学生的眼睛是不安分的，亮一下闪一下，像要烧开的水壶盖，一直要往上顶，差点让他酿成大气候。大聪考卷不订正，说了几遍都不改，我让他补，他说不会，给他辅导，他心不在焉，神马都是浮云的样子。让他到教室外站，他站在窗外，贼眉鼠眼，逗大家乐，扰乱课堂秩序。无法无天，目中无我。我让他到办公室，他不肯，拉他，我们个子相当，力气相当，我出其不意，拽了一下，他摔倒，同学哄堂大笑，他狼狈爬起来，眼中充满怨恨。我的心一颤，看来硬碰硬是不行的。我把大聪的情况跟陈大浩汇报。陈大浩叫我好好修理他。陈大浩经常教我一些处理事情的方法，他说的都比较抽象，是一些形容词，比如冷漠，认真，果敢。很玄机，不是普通的脑子可以彻悟的，我最终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。问他，他不以为然说怎么这么傻。我便脸红了，觉得自己是差劲，和他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。反过来，陈大浩一直用行动而不是词藻追求着自己的目标，孜孜不倦。他的目标是书记和书记的千金小姐，以图留校工作，不用回到他干巴巴的家乡去，而我以为他的目标是我。

这次我没遵照陈大浩的方针政策。我对大聪采取另一类措施，似乎很尊重他，放纵他，把大权交给他，比如叫他组织全班学生搞卫生大扫除。每天傍晚留他补课，耐心细致，任暮色涌进教室，开了灯继续，这可是没有加班费的。和他说话口气柔和亲切，商量式的，和他做朋友式的聊天，告诉他老师多么喜欢他，假如他还这样